

大人物丛书

情场上



的显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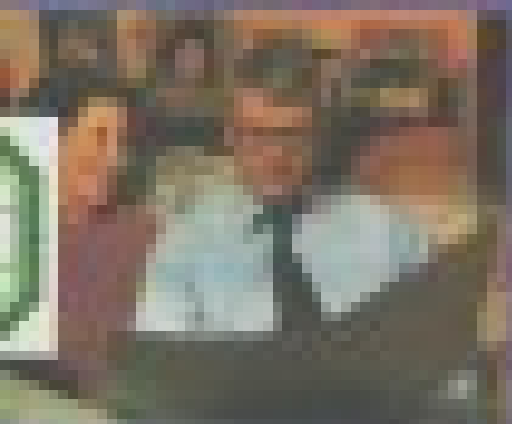
长春出版社

《情场上的显贵》

情场上

的显贵

——



大人物丛书

情场上的显贵

主编 艾 依

60453/36

长春出版社

撰稿人 姜清水 傅强 傅春燕
卢大勇 艾依 王丽

(吉)新登字 10 号

情 场 上 的 显 贵

主编 艾 依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庄宝仁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10.25 插页:2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230 000

印数:1—5 000 册

ISBN 7-80604-058-7/K·7

定价:5.90 元

前 言

法国哲学家莫鲁瓦曾说过：“爱情使人高尚纯洁，让人的精神升华。”

的确，爱情是个高尚的字眼，是个常新的题目，有多少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流传至今，而现实生活又不断产生着新的故事。古往今来的爱情故事，虽然讲的都是痴情男女，但他们爱的方式千姿百态，爱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本书所要讲述的大人物们的爱情尤其色彩斑斓，令人着迷。

爱情不只是一种感情，它同样是一种艺术。纯真的爱情给人以勇气和力量。相爱的人们依靠这爱的合力，克服困难，战胜邪恶，并在这种爱的鼓舞下，创下惊天动地的伟业。许多大人物在这方面为人们做出了榜样，堪称楷模。英国首相邱吉尔被称为“世上最幸福的人”，是克莱门蒂娜对他忠贞的爱情，使他顶住了一场场暴风雨般的打击，成为二战中的伟人。美国总统里根曾两次遇刺，生命垂危，是南希的爱情使他大难不死，顽强地站起来，成为一位政绩不俗的总统。

爱，是一种火辣辣的感情，是一杯令人激动和陶醉的醇酒。但是，再醇厚的酒，饮起来也得有个尺度，不可过量。“物无美恶，过则为灾。”要用理智引导感情，要摆正爱情与

事业的关系。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过：“在一切伟大的人物中，没有一个在恋爱中被诱到发狂的程度。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古今中外，凡有大建树者，都能摆正爱情的位置，理智地处理爱情中的种种不幸与纠葛。反之，就难以有大的建树；已经有了的，也会被不幸的爱情给毁掉。有不少政变就栽倒在爱情之下，没能过“美人关”，留下遗憾。

爱情应该是崇高而美丽的，它鼓舞人们去建立功勋，它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崇高的感情。本书所精选的20位大人物的情爱颇具代表性，它将会使我们受到某种教益和启迪，对我们正确处理爱情与事业的关系有一定的帮助。

作者 1993 年 5 月 1 日于长春

《大人物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杨德宏 王占通 张耀民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俊杰 王占通 庄传伟
刘 刚 孙红旗 宋丽红
李玉伟 张耀民 杨德宏
郭永学

目 录

“爱情经常把两个性格相异的人结合在一起，这既是经常争吵的原因，也是巨大幸福的源泉。”——

对达尼埃尔一见钟情的密特朗 1

了解他的人都说：“他在生活上很幸运，最主要的是婚姻给他带来了幸福”——

志同道合的邱吉尔和克莱门蒂娜 18

他曾被称为是“最令人震惊的统帅和最巨大的统治者”，“打个喷嚏就会使全欧洲感冒”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在女人面前却是个懦夫——

为爱而痛心疾首的拿破仑 30

“总统的职务是暂时的，而家庭却是永久的”——

权力和幸福同时兼得的戴高乐 47

他们在一次舞会上相识，跳了一曲又一曲，彼此都希望独占对方作为舞伴。此时，两人都隐隐感到爱神在向他们招手了——

布什鲜为人知的情爱史 59

“你的爱与献身是我永难偿清的债，它是如此巨大，即使再加上一个世纪我也无法偿还。”——

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的黄金爱情 74

他的第一次婚姻被称为“天赐良缘”、“完美的婚

配”，但八年之后，这一婚姻破裂了，对他打击不小。然而，当另一个女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的一切都改变了——

与南希爱意缠绵的里根 86

他是一位传奇人物，从17岁继王位起，三十多年来，几经大难而不死，牢牢控制着约旦。而他的爱情更是神奇，他的夫人竟是一位来自美国、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漂亮女郎——

情场得意的侯赛因 121

当他登上日本首相宝座时，他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晴天霹雳”。而躺在医院的他的夫人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竟从病床上跳起来，病也好了一大半——

靠夫人打通仕途的三木武夫 128

他后来回忆说：“在流亡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伊莎贝尔的爱情，她燃烧起我死灭的爱情之火，在奔波旅途中，她送给了我许多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浓厚的爱。”——

妻子成为他的副总统的庇隆 135

他们俩一位是曾获得27枚勋章的抗日英雄，一位是倾国倾城的“马尼拉女神”。他们从相识到结婚仅11天，称得上是闪电式的恋爱。——

马科斯和伊梅尔达的“长恨歌” 154

他们俩人在教育程度、出身门第、脾性爱好、对事物的看法等各方面都大相径庭，也许只有解除婚约才能避免不幸的结局——

逃婚未成的林肯 182

在恋爱的事情上，他对朋友开玩笑说，他的猎枪

里只有一颗子弹，而且是唯一的一颗子弹，他必须一枪中的——

一次失恋，终生不娶的布坎南..... 211

他对自己的夫人并不安分守己。他也常常步入花街柳巷，在满洲国时期几乎夜夜招妓狂饮——

倒插门女婿岸信介..... 217

他们的夫妻生活只有 13 年的历史，其余的 27 年徒有其名。他们在感情上大相径庭，并没有和谐地生活在感情的乐园中——

伟大而不幸的罗斯福..... 224

他们是在网球场上相识的，两人一见钟情。但皇太子的长辈对他们的爱情却大加反对，认为难以接受一个平民皇妃。但两人冲破传统，终于走到一起——

明仁天皇婚恋珍闻..... 242

他俩是青梅竹马的一对，他从 6 岁就“爱”上了她，“她是地球上最漂亮、最可爱的人”。经过长久的分离和恋爱过程之后，他们终于喜结连理——

娶了个“老板”的杜鲁门..... 256

他俩在公开场合也显得情意绵绵，温情脉脉，他懂得应该爱抚妻子，妻子也知道体贴丈夫。她迷恋着丈夫，她说：“我只有一项事业，这项事业的名字叫艾克。”——

对爱情锲而不舍的艾森豪威尔..... 274

像希拉里这样的女人，一般男人很难在感情上接受，但克林顿却非常欣赏。他喜欢妻子那倔强的性格和顽强的作风，可以说，他的成功是与妻子的有力支持分不开的——

与女强人同行的克林顿..... 294

他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他们的“非法”婚姻成为人们的话柄，俩人蒙受“通奸”的恶名长达几十年之久——

勇于为爱情献身的杰克逊总统..... 309

“爱情经常把两个性格相异的人结合在一起，这既是经常争吵的原因，也是巨大幸福的源泉。”——

对达尼埃尔一见钟情的密特朗

1988年5月8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法国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第五共和国继戴高乐将军之后又一位连任的总统，也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蝉联总统宝座的社会党人。密特朗是个谜一般的人物。他被比作不同的人物：马芳雅弗里、罗梭佐·美第奇、克伦斯基或凯末林。左派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政客”；共产党认为他是反动派和殖民主义的“极端分子”；戴高乐认为他是第四共和国的败类和前维希分子；极右派认为他是暗藏的共产党和出卖海外殖民地的“内奸”。但不管怎么说，密特朗在法国的地位和形象已得到确认。密特朗的感情世界也是极其丰富，耐人寻味的。

他上大学时曾和一个名叫玛丽—路易斯·泰拉斯的姑娘订过婚。但当他上了前线，被俘虏后，心爱的人竟狠心地离他而去。

密特朗祖籍法国中部的贝里，世代务农。他家找媳妇也总喜欢找贝里本地的。密特朗祖辈中也出过贵族。15世纪上

半叶，他的祖先皮埃尔·密特朗做过贝里省会布尔日市的官吏。曾祖辈中，有一位亲戚叫莱昂·福歇，曾在第二共和国中任内政部长。当地人称密特朗家族为农民贵族。从19世纪起，该家族开始衰落。密特朗总统的父亲约瑟夫·密特朗是家族中第一个出外谋生的人。他中学毕业后进入铁路公司工作，推过翻斗车，当过检票员，后来成为昂古穆瓦车站站长。他娶当地醋业大老板洛兰的女儿伊冯娜为妻，在夏朗德省雅尔内克安家立户。1916年10月26日，弗朗索瓦呱呱坠地，成为密特朗一家的第7个成员。

密特朗3岁那年，父亲提前退职，帮助岳父经营醋业公司，不久又继承了这笔财产。由于他处事老练，精明能干，深得同事们的尊敬和信任，并且当选为法国醋商联合会的主席，成为夏朗德很有威望的实业家。在密特朗一家眼中，上帝要比政治重要得多。信奉天主教是夏朗德盛行的风气，密特朗家更是非同一般。一是由于祖上的传统；二是由于密特朗的舅舅罗贝尔·洛兰是天主教启蒙社会运动的首批队员，在当地很出名，虽然他只活到20岁，却给密特朗和洛兰两家留下深远的影响。虔诚的密特朗家属于维护正统的共和派。密特朗总统就是在这样一个天主教色彩浓厚的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成人的。

密特朗早年受父母影响很深，他的性格和爱好都很像父母。他的父亲约瑟夫是个严肃、庄严、性格孤僻的人，喜欢沉思冥想和长时间散步，很少和孩子们说笑、亲昵。约瑟夫的文学功底很好，经常埋头写他的读书心得。可惜这些倾注多年心血的笔记因失火而化为灰烬。他经受不了这个打击，几个月后就去世了。密特朗痛失慈父，十分悲恸。他说：“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是一个有才智的人。”密特朗小

时身体羸弱，有些弱不禁风，但性格倔强、孤僻，很像他父亲。他很少顺从别人的意志行事。祖母是个严厉的老人，其他的孩子都不敢违背她，只有密特朗敢于顶撞祖母，并拒不接受惩罚。不过他不淘气，从小勤奋好学，很招人喜爱。

密特朗自小受母亲熏陶较大，母亲对其性格的形成有着遗传作用。母亲伊冯娜为人厚道，生活严谨，恪守自己规定的时刻表。她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做早祷，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参与教会的济贫工作。晚上，她不知疲倦地读书看报，从不间断。读小说是她的嗜好。尽管自己每天严格按作息表行事，她却从来不强迫家里人跟自己学。她要求自己虔诚，生活简朴，对孩子，则往往提出建议，然后让孩子们自己去决定。她患有心脏病，医生叮嘱她要“避免生育”，可她却接二连三地生了8个孩子，以致只活到50岁就因心脏病发作而告别人世。尽管如此，她还是在孩子们身上打下了深刻烙印。密特朗那种好学不倦的精神，对文学的偏好，井井有条地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可以说是深受母亲的影响，无处不闪着母亲的影子。

密特朗的童年是幸福的，他深情地回忆道：“我们全家经常沉浸在不拘礼仪、无拘无束的欢乐情谊之中。我们在河边争论问题，夜晚，我们共有的激情都倾注于讲解《圣经》……夏天，我们在不时有流星划过的星空下唱歌、散步。我们还举行各种比赛，按一年四季正常的旋律过着平静生活。无论情谊如何，个人关系总是相敬如宾，不卑不亢。吃饭时，我们全家12个人共聚一堂。在饭桌上，禁止说别人的坏话和谈论钱财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听父母议论过我们的熟人或邻人的长短。但是我的父亲知道，他生活在一个时代的末期，对于伴随这个行将结束的时代的过时礼仪和种种弊病而生闷

气。他期待着未来，正像期待着孩子们的成长一样。”

每年夏天，密特朗全家总要到外祖父家去度假。孩子们把放假看得比节日还重要。外祖父是个可敬可爱的人，性格爽朗、幽默风趣，平易近人。他特别喜爱密特朗，祖孙俩经常对面而坐，奕棋聊天。

在这个家庭中，每天的生活都与天主教徒信条息息相关。密特朗从小就谙熟天主教教规，举止循规蹈矩，定时作祷告。难怪刚入学他就得到“教士”这个绰号。

9岁时，小密特朗被父母送到一个朋友在昂古莱姆举办的圣保罗中学，他在那里过了9年的寄宿生活，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磨炼。圣保罗中学是所教会学校，管理严格，恪守严格的作息制度。在这里，教育的宗旨就是服务于上帝和祖国。密特朗在学校里显得很孤僻，他很少与人交往，怕见生人，更怕在生人面前说话。他喜欢独来独往，享受孤僻的快乐。他每天的生活除了祈祷就是读书，是书籍给了他生活的乐趣，向他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他孜孜以求，吮吮着文学的醇浆。

那时，密特朗两耳不闻窗外事，只热衷于读书。每逢假时，他一定要回家，钻到自己的小天地——“鸟斋”读个够。“鸟斋”这个名字是他自己起的，因为屋里装饰着红色和绿色鸣鸟的纺织品。当全家人聊天时，他却在读书，一刻不停地读；称得上是个“书痴”。

密特朗身体一直很糟，上中学后，更是三天两头闹病，经常缺课，学习成绩也下来了，特别是数理化成绩平平，但在文科方面则高人一头，出色地好。他喜爱史地，酷爱文学，每次校内作文比赛他都名列前茅。1934年，密特朗加倍用功，顺利通过毕业考试。他的文学天赋得到了舅舅的好友、著名作

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赏识，莫里亚克推荐他进入巴黎大学深造。

密特朗来到了艺术之都巴黎，方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巴黎向他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父母把他安顿在沃吉拉尔大街104号的“大学生之家”。这所住宅由圣母会的修士管理。密特朗的舅舅罗贝尔·洛兰生前曾住过这里，并同修道会会长普拉泽尔神甫私交甚密，因此密特朗受到了优待，但他仍然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每逢星期日，他都去做弥撒，从未缺席过。他不容许自己有半点不检点，做半点荒唐事。他的大部分内容仍放在对文学著作的研究和探讨上。闲暇时间，他也和几位知心朋友到各处去逛逛，沉醉于戏剧、电影和爵士乐。由于家里每月寄来的钱不宽裕，奖学金也很可怜，他必须省吃俭用，每月只能看一、二部电影。

密特朗一心只读“圣贤书”，对政治并不感冒。入大学前，他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听说过。1934年，当时的保皇派克洛德·鲁瓦试图劝说密特朗参加“法西斯行动”这一极右组织，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克洛德·鲁瓦说：“他首先是个文学爱好者，深受从莫拉斯到桑尼埃的当代天主教小资产阶级文化的熏陶……他比我所能做到的更左，不过，他也像我一样，当时尚在探索之中。”密特朗像个书呆子一样，对外界并不怎么关心。

后来，蓬勃兴起的反法西斯浪潮把密特朗卷入政治活动中。他开始去聆听著名政界人物的演说。1935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加斯东·热泽教授挺身而出，为阿比西尼亚辩护，受到右派学生的围攻。密特朗支持热泽教授，第一次站到左派学生一边。从此他开始热衷于政治活动，对宗教不那么笃信了。他开始发表一些同情左派的言论，还经常与支

持右派的亲朋好友展开辩论。莫罗上校是密特朗家的密友，但他是个右派人物。只要他和密特朗一碰面，俩人就会争吵不休。每次争吵之后，莫罗上校都要冲密特朗大吼大叫：“走开，我再也不愿见到你了！”密特朗的口才真让人害怕，他讲得头头是道，是个辩才。

1938年7月，密特朗大学毕业，取得了法学和文学学士学位。9月，他应征入伍。根据他的家庭背景和学历，他入伍后本应成为一名军官，他却自愿当了一名普通士兵。而他的弟弟进了圣西尔军事学院，并在70年代晋升为将军，而且成为法国空军司令。1940年5月4日，德国入侵法国，密特朗在战斗中受伤被俘。战俘营的生活使他终生难忘，对他是极大的磨练，他已臻于成熟。他曾三次越狱，最后取得成功，于1941年12月24日回到家乡雅尔内克。

密特朗的归来，令全家人悲喜交加。阖家团聚，恰逢圣诞节前夕。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沦陷区，密特朗一家还是举行了圣诞庆祝仪式，全家人共进节日晚餐。亲人们围着密特朗，端详他，询问他。在这种场合，本该有千言万语要倾吐，但他却闭口不谈自己在战争中的任何经历。他不希望给家里人增添忧愁，让他们为自己牵肠挂肚。

夏朗德是实行宵禁的沦陷区，密特朗随时都有被捕和枪杀的危险，他不得不再次告别亲人，奔向距巴黎东南400公里的隆—勒—索尼埃。那里是“自由区”，他搞到了一张身份证。为了谋生，他来到维希，经母亲的好友勒克尔贝莱上校介绍，在维希政府的战俘总署里找到了差事。战俘总署专员莫里斯·皮诺赞同抵抗运动，因此他的部门成了某种帮助战俘逃离德国的组织。密特朗被委任为战俘互助中心副主席，介绍越狱经验，伪造证件，提供器材，组织战俘逃跑，忙得不